PL
2503
T36
v.6

八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碑誌 原第三十卷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相權公墓銘
平淮西碑

碑誌原第三十一卷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

碑誌 原第三十二卷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緊公之功

遷死潭州而志爲之譌

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嚮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王承宗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或至垢字句絕〕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

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殁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灘聞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音櫪毁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繇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商州爲子弟之賢公在幕下時所目擊者揚之不遺餘力其後

得罪即公有不忍言矣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與志銘同一

嗚咽

書國號書元書年月日以重其卒

綴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巳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劌利

劌目鉥心言其屬思之艱乃迎縷解言其得心之樂鉤章二句承劌目鉥心神施二句承乃迎縷解

傷也荀子廉而不劌鉥長針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掐音滔神
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末殺）人皆劫劫我獨有
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
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
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
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
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
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鄠鄠皆在江南十月庚
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

綴孟簡語有餘哀

不猗猶不倚訾漢書注讀與貲同多財也惟所執之正是以不富不施止昌其詩而已銘意甚曲折

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或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繇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平聲）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公于東野可謂死友矣俗論詩曰郊寒而公張其軍若此此知己所以難遇也

至之佳兒載之佳婿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絡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殁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誥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

直言者再

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
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
補助權公旣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
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
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卽開於郊十年正月
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
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輿聞弔客至輒號泣
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承孫故
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脩慶配艮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

於嘆辭

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切謂愈曰予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禨順而襄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獨孤一代雋人文修整異他志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掞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旣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髙者當字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鄖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

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判官張建封子愔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毋病不待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故當屬親故義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音襖何疾衘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郎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巍巍有立

嶷音宜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

宕逸亦廬陵所手追○御史觸宰相怒斯可云嶷嶷有立矣稱許不苟然宋時宰相但奉行臺諫文書明季閣臣與言官紛爭若水火又不可同日論也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亾。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

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始得官）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

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

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

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

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

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

公改授（始授節）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

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
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
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滴水出他界。
直書
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
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
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
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
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
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

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爽平聲）我銘不亾後人之慶（慶讀若羌）

未得官以前蹤跡欹碕序次歷落可喜

碑誌 原第三十卷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或作之玄 或曰中立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音世 昔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黃金。爊於刀切 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師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師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總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爾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音新）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執迷　轉

其才可用其惑不可解文殆借以垂教而屬辭多闕

十二字狀其爲人

[illegible]氣不可犯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

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灃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

此風今日大行通都大邑尤劇非止僻郡也余謂齊宣舍牛而孟子以爲足王放生何莫非仁但定期聚會則物之因放生而受捕以死者必多矣一切禁絕正是放生妙用

二事見有氣者之大利百姓

免官又不至京師總見有氣

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禁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厭聲

史記諸傳每以數字寵人生平而其後千端萬緒俱不出數字中此傳神法也然耳聞不如親接所以衛霍李將軍及諸酷吏傳尤工公惟與張同謫南方山硎水險患難相知故以方質有氣寵張生平而行蹟一一應之如此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道字屬上亦得）七鬬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音輈厔音窒）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

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長上衛卒號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廉能直吾屈。卽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敎蓄財穀完

李將軍明利害識大體可爲邊將法而文特精示

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

鑄鎛釤鉏斸（鎛田器也釤大鎌斸大鉏也鎛音博 釤音鍊又音刪鉏鋤仝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

自具者丁壯興斸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

（爲公私有餘尙添毫）

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絶十三年公與忠武軍

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尙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爲之燕三

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旣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

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鎭

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

贈尙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

論贊之最

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濮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陽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備考

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岳叛惟簡奉母鄭歸京惟岳敗傳首京師朝廷拘惟簡防伺甚密

李公鉅人也忠孝二字當之不媿公文出入司馬班氏自勒一家誌尾已加論定銘辭不大著意亦其體宜也

年壽葬地及夫人子壻並獨在前又一法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寀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

唐進士所難

高品

一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决建中四年侍郎趙
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
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淸苦能檢飭
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躭以節鎭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
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
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敎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
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
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
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

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入求於人我以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迹餽軍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於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蹐於

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備考 良公私謚也汪陳鴻撰謚

此本張水部行狀而要刪之末一叚則公手筆也客栗雄埜上

掃孟堅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原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作相罷相年壽贈諡先提過

可見唐時論相以能不以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爲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

鉅人長德之效也此段總

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賻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

東又雜補前所未及

是不愛諛墓中物者

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亾費不待餘（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亾）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

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税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
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
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絶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
碑以永厥垂

忠孝致大名（安祿山辟爲幕僚知祿山必反佯死奉母南奔祿山反遂大有名）詆訶浮屠（符堅命釋道安同輦權翼斥之）

權公和平長厚故墓碑一出以和平之詞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奴豆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又明年平蜀劉闢又明年平江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以二州

帝王治體文章節奏

命將

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田弘正以六州歸有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
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
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
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
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李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
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烏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
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韓弘

惟汝予同前纖此露

御史一命傳神

戰績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李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李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李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梁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

愬功何嘗不顯

功賞

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亾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

此下龍飛鳳舞矣

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
敕顏胄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
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
陵鄽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頟額同）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
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
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托蔡人語以震懾諸藩之狃惡者公曰援柏耆書諭王承宗亦此意所謂時不可失也

惟斷乃成句結盡蔡功下叉開出無邊境界其詩孔碩此碑當之

戮令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備考

三姓四將　自李忠臣陳奇至吳少誠爲三姓少誠傳少陽爲四將蔡將少陽也

請紀聖功　蔡功李愬第一公文多序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入訴之詔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

時曲陵雲　光顏破賊于時曲又一年

援陵
雲柵

李義山詩曰句奇語重又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於乎盡之矣○詩話載劉夢得述柳子厚語謂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直說用兵伐叛矣余以爲此非劉柳之言斗筲者托之也直起帽起古今詩文各隨所用如文王之詩是直起大明首章便帽起豈得引文王之詩抑大明乎分明斗筲者坐井覰天腹誹韓碑而駕言劉柳可恨○吏部文章日月光即起前此大作手令改著一篇吾知子雲投槧長卿閣筆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鴟叫之音易鈞天之奏眞不識人間有廉恥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形容曲盡非此不暢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供石本作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戣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

韓氏史筆如是非摹倣孟堅

率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音既 稠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音鴛）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飇送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

德刑缺一不可

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
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
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
截
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
不以貧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
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
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
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

雄富

歸美得體

時刑德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轉　又轉　結

公潮州以後文字至此乎辭不足不可謂成文談笑出奇偉鼓舞南海神辭足之效也辭必至此而後謂之足吁其難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至宮（繁鄴侯泌子）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怠。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評 杜牧之曰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若孟子稱夫子之尊莫若韓吏部

歐陽子以祭之大者必有尸而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蓋祭之略者然則韓子之言非歟曰歐陽子之所稱三代之禮也秦漢以來天子宗廟之祭不聞有尸南北郊亦無尸而春秋二丁之祭徧天下牲以太牢羊豕麋鹿明制舞以八佾至今仍之可謂極盛矣歐陽子之說合乎古韓子合乎今而廟碑則今之碑

非秦漢以前碑也嗟乎以古例今論說高廣而不切於事情者大較如此矣恐繆之不在韓也獨韓言社稷位所不屋而壇而今南北郊亦壇而非屋於此不無遺議云

舉數事以資之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illegible]

迎神也

享而送之也下筆時疑有[illegible]鬼入腸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輯評 晁无咎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唐人用通俗語入文字自公始如宅有新屋步有新船之類是

也然惟公能俗而愈雅耳此未易言也生爲哲沒爲神固有是理而公益以悲柳州之一斥不復故文與詩俱慘愴傷懷之音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疑案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疑案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

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

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辨古書若別黑白○徐偃王廟碑奇黃陵廟碑正奇故雜拉稗

野正故掃盪羣書同爲詁極之製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字彥方。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凉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

序貶出著意

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从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繇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夔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不經兩貶奚以致此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入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巳掌吏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

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二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遂天子
復思且徵以代盧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
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八代之衰以此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

漢儒未免

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
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
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冤敵摅挫攖覓遭斥奔从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道滯攸除姦訛革風祛澈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弘中文章忠直吏治墓志錯綜序此碑一直敘兩篇宜參看而

直敘尤難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偘或作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

柄授張本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或至學字絕句）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

跱內

遏逆

兵家遇恫疑恐嚇者必處之以靜老蘇所謂有聲有形有實不可不察也

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薅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師或作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

助順

屹然中居如防止水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
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
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
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
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
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
進圍考城克之遂進廹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

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

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
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
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
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
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
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渭
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
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

前所獻所餘非以苛斂得之

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與憩同）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而緣切）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音荀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地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

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許公偉人功宗元和此碑亦昌黎先生盡量之作

書伯祖以賢不以貴

得禍之本亦當年情事確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如此非公出脫廻護

與雄渾雅健眞柳文絕評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

出一事

淋漓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
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
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

總論子厚悲
憤懣惜懣懣
之情一時并
集次第屈折
情盡而止又
無一字一句
不精鍊鎔
而出之而史
論贊未或及
也

藉（顧藉顧惜藉蘊藉也 藉字斷句爲長）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轉）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雙承）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轉）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雙抱）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

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有抑揚隱顯不失實之道有朋友交游無限愛惜之情有相推以文墨之意卽令先生自第所作墓志亦當壓卷此篇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

以故起閭閻賤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塋。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平恭贊

太史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亾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
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幾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壽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

天真絢縵此真吾所願從遊

相樂人有主宰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二語轉軸）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

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
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
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
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如遇羲皇上人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綝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

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洽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諮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値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

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

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
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僶
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
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達者四人人丹俱刺史戎放俱觀察使

長厚君子也佐柳冕棘棘不阿却壁立萬仞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碑誌　原第三十五卷
虢州司戸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挐壙銘
乳母墓銘
雜文原第三十六卷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狀原第三十七卷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復讎狀

表狀原第三十八卷

爲韋相公讓官表
爲裴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音孚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

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毁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畤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

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
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夫用昭厥裔纂此銘詩

備考 高陵 漢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義其子也

嚴潔凡作榮貴女誌者尤宜取式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絢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總挈

妙在節節見贊序

曰莫先賓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辭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

熟句論定爲韵

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嘐旋河犢引比栩嬰撥漢

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

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

贊　后緡竇逃見左傳　聖愕旋河趙簡子殺竇鳴犢事　相嬰竇太后好黃老嬰爲丞相貶道

家

言

路辭熟事鍊生最奇崛

唐人以官爲家致有此患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

淸苦帶見

爲國留賢懃懇懃懇懇

與相見殘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音圭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

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
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
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與矴同 丁定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
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
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
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
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

誅邊吏興事之心抉內臣迎合天子之意史筆霜嚴

名言至計

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

清苦

抱前

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戩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獨詳嶺南之政而于言容桂用兵事尤詳余按公自潮州還所
進黃家賊事宜首尾兩條悉與孔公合信乎賢者所見畧同也
蘇文忠云興事首禍之人冥謫尤重其襄陽之謂乎公昌言于
狀而此志復揭之垂戒章矣銘只拈二字而渾渾無涯出佶聱
之上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
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
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
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
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
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
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
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
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逸而

先生不苟以文章許人然能承當此四字亦大難得

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淸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迴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

惟堅銳剛嚴絶同官之匪人忤權臣而不顧而于所友獨順所以爲可貴

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遭讒而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讒者疑叔文之黨直友人之屈謂楊憑

歷官行蹟撮其大者于前而遞詳于後此法易使人爽目而歐陽王宗之變態百出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公兄弇）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

百端文集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茁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前頌後悲，又為墓誌開一格矣，最後人所易學而難工者。

人謂公此志學澁于樊余謂仍是奇不是澁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

(紀字或無)

(樊文之表)

(此言其裡)

(從，平聲)

妻子不列

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

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
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品隲其文表襮其博學而外此輒簡之固是變格○公志文壹
題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親之也施士匄孟東野
称先生敬之也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邦音平字某雍王繪之後繪太祖第五子爲隋夏州總管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岌生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去聲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晬音遂子生一歲曰晬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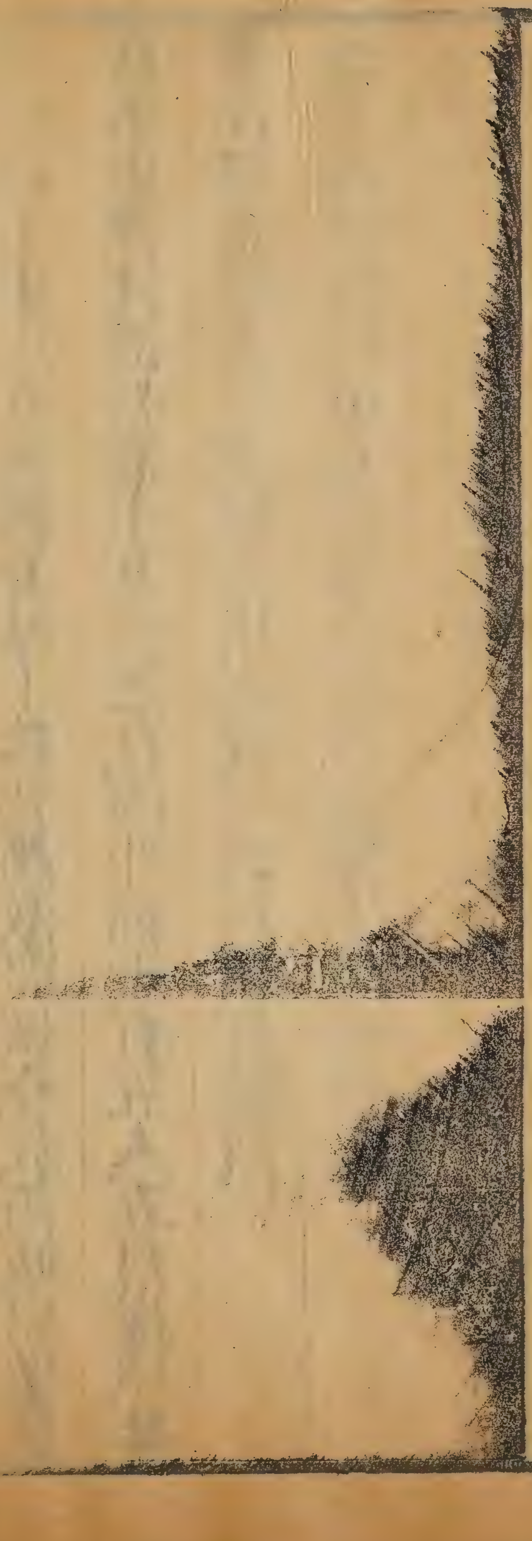
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爵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

與無家相暎

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内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郯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濩洸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内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堉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學行可志着意在始無家再成有家上



張弘靖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罵如聞行且罵如見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字考異疑衍或云如字句絶非衍也）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絶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遷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

考異云此銘上下隔句各自爲韻蓋法兎罝魚麗等詩但間明二字須乙之則韻自協而義亦勝余謂當亂離幽暗時亦莫之奪節

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

處明可知如此則二字不乙亦可

中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咀一音忒相訶也

是亦可曰爲張御史吾矣天地正氣非遇如椽之筆而湮沒不

聲施者黃少哉可概已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

[illegible]辭可圖

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劬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卹教聞畢歎息母婦思效蔵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備法明朗

有胆有識亦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嵩六世至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

必平日威望
足以服人故
以禁則止

刺史出民有致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翙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曰文甲翙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此事可入史識又思昔夫人之葬前乎此矣何以不及而志其子則及之凡讀古但見其言其言所不及之及不如思尤長識見也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法曹爭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

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短章妙品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
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
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
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
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
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
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
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

以為誠者也斷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剴切特怪公欲覺世何不著文以傳而施之李于之墓誌耶誌載行跡而已又揚美不揚惡公此體斷非後人所當學也陳後

山詩云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韓子且以自笑自
點餘人可知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繇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

女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

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蓋歸有時。

行實不滿三十字此公之從兄也然少壯老三句已包舉得許

多字

文以傳信雖從兄不沒其實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二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澧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肅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棲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淸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本此）爲文詞一日。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

凡家子弟有聰明而殤者眞不可問

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壙銘

女挐女書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如泣如訴

誌一乳母何等愼重彼其憐孤不去宜得此銘矣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二字貫到進壽）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

雜文 原第三十六卷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此少作也已無世俗氣

韓文原第二十六卷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
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
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
且識云